

每片叶子里都有一条庞大的河流(组诗)

■陈群洲



作者简介:陈群洲,1965 年出生,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发表文学作品。诗歌见于《诗刊》《中国作家》《人民日报》《星星诗刊》等处,入选数十种优秀诗歌年度选本。著有诗集《陈群洲爱情诗选》《能见度》《灵魂的蓝皮书》《陈群洲短诗 100 首》《约等于虚构》等 8 部,散文集 1 部。1999 年,在诗坛第一个提出诗歌、散文、散文诗之外的另一种文学体裁——诗散文,并且长期从事这一文种的探索与实践。系中国作协会员,湖南省作协全委会委员,湖南诗歌学会副会长,市作家协主席。蓝墨水上游诗群发起人。衡阳师范学院客座教授。

菩萨崖有春天的风暴

不到菩萨崖,不知道菩萨永远在春天的最深处打坐
不知道它持久的修为,能让拳头大小的泉找到海
让多少纸质的朝代在晚钟之外,烟一样散去

落叶又一次收紧了翅膀。野草们在低处
抬起一条条露珠的河流,白鹤翻飞
这些时光的帆上,挂着光芒,迷人而耀目

除了在枝上长出新叶,春天
还有更多绽放的方式。惊雷起自内心
菩萨崖上,群蚁狂欢,云朵在奔跑
离尘世愈远,离天空愈近。石头上的小路
再往前延伸,就会见到传说中的神
芸芸众生来过高处。李一平,张紫薇
人世间这些细若尘埃的名字
曾经地久天长,共过爱的生死
这存于春天的另一场风暴,大于世俗跟闪电

漫山的枝条里藏着冬天的一场雪

尘世总是有无法忽略的伤寒。一场雪
在黑夜收紧自己。它不流泪
它在枝里安睡的样子,有棉花的形状与长势

它在春天找到了出口。风吹过,一排排扑来
这时候的山坡,是爬上岸的大海
由里而外,带着翅膀的芬芳
刚刚醒来的太阳,制造了这场人间雪崩

汨罗江,一条河流的国葬

1.此刻,一条时光的河流被打开
还有它的深邃。庙堂在远方斗着蟋蟀
长袖舞动笙箫。只有艾叶、菖蒲跟自己的苦难
抱在一起,写营养不良的战国春秋
风自江湖吹过,带走一树桔的忧愁
有没有一种草的偏方可以医治沉疴的祖国
被剑戟划过的郢,像一把沙子
散落在大秦辽阔的笑里
五月的天空乌云密布。雨打大地
再没有谁,在乎故国的疼痛
在乎,一条河流有深不见底的伤口

2.爱美人的楚怀王,带着他的江山社稷
在长生不老的梦里,驾崩了。
大秦的一把火过后
威风八面的楚,渐行渐远
走出庙堂,卸下比石头还沉的大夫名号
出现在汨罗江忘忧的汀兰之中
那一刻,他活了

3.那不是语言能够陈说的记忆和疼痛
河流之上,那一场国葬
不为雄视天下的君王。不为英雄
所有水草,都是缓缓降下的经幡
所有浪花都白得沉默
一条河流,装着尘世流不尽的泪水
在庞大的家国机器面前,他小如蝼蚁
正在流放途中。人间无法容下他瘦小的身子
也没有一块石碑,能够刻下他的理想
悲愤和低于菖蒲的高贵

4.每一块石头都有分明的棱角
每一块石头,身体里都奔涌着热血
典型的楚国血统。只有铁骨、忠诚与反抗
加盟汨罗江的瞬间,天空有持久闪电
它们背负使命。在最低处替一个人活着
它们不知道,几千年了,人间已经到处春天

雾凇,一次又一次虚拟过暮年的衡山

风雪雕塑着时光里的万物
云朵停驻。衡山又一次被烧制成瓷

鸟雀迷失于归途。草木在梦里
获得了自己想要的形状
生命的原点,是不是都发轫于虚无

自然界的手笔比艺术家更为大气
白发苍苍的衡山老态龙钟
异形的美,凝练而从容
天空降临人间。星光低垂
一张白纸上,有妙不可言的春天

在生活的日常中 打开最适合自己的诗歌路径

安排。但是,纵使生活的金矿反反复复被前人开采过,每个后来人依然会有自己的发现和冶炼方式。像英国诗人菲利普·拉金所说的那样,在生活的日常中找到最适合自己诗歌的路径,并且以独特的方式打开它,我们就不会有时间上无可奈何的迟到和徒劳无功的挫败感,也不会永无价值地重复别人的劳动。

写诗写到的表象的物,永远都只能是说事的借口,而一定不是出人意料到最后抵达与归根结底的真相。所以诗人们面临的困惑,是怎样才能如愿以偿地在简单的词象中获得再生,不断延伸一首诗的内在走向,最终写出自己的与众不同。我主张通过细节写出诗歌的精彩,在观照自然中阐发个人的生

九观桥记

在岛上参加笔会的那些年我们还那么年轻
随便拧一把就拧出嫩得发绿的青春。

仿佛早晨阳光灿烂
仿佛枝头的果子带着梦里花期刚过的青涩
身体里只有幻想、秘密和无穷无尽的生长因子
那时候,九观桥的春天是一面镜子
照着内心里的澄明与恣意。只有诗情画意,
无边无际的清风,蓝天,白云
九观桥不食人间烟火。那是鸭子们爱的天堂
湖水浩瀚,总有暖风徐来。它们成双成对,
风花雪月,肆无忌惮
它们,不知道尘世有悲欢离合,寒流里暗藏
杀机
不知道地狱跟天堂常常只有一步之遥
山水纵横。百态人生。不去九观桥经年了
想像它也要老了吧。风一吹,满脸皱纹
一片落叶装满无限可能的老气横秋
偶尔听说那里正风行一道美味,食之者甚众
而舌尖上的诱惑竟然来自那些可爱的鸭子,
血腥里带着莫名其妙的香

张家界

1.摊开,她有 9653 平方公里的辽阔
山水异形。是似是而非的云朵,峰林,溶洞,
湖泊,溪流
合拢,她是曾用名大庸的一盒名片,一幅油画
一张可以折叠的旅游门票
2.亿万年了,长生不老的各路神仙依然活着
宝峰湖。天门山。黄龙洞。袁家界。金鞭溪。
黄石寨。十里画廊
所有人间仙境,都是他们的地盘
3.一个又一个春天,从地底长出来的
除了笋子、蘑菇、花朵跟草木们
还有这些故事里的人物。他们,有的进入天庭
做了职业神仙。尘缘未了的,牵着云雾的
盖头,结成前世今生的夫妻

喀拉拉母象之死

这是雨季行将到来的五月,印度
喀拉拉死去的又一头大象
村民们为它举行葬礼。
在最初来到这个世界的地方
蓝色火焰,伴随着烟雾缓缓飘向天堂
第一次做母亲。这头 15 岁的野象实在是饿
坏了
从林子里跑出来,无处不在的危险
根本无法挡住它的去路。
或者是它太过善良与单纯
有人给它喂了一只菠萝。它很感激
它不知道接下来有一声巨响,菠萝里有烈性
炸药,人间有太多的陷阱与阴谋
拒绝拯救。是的,它不会再相信这个世界了,
包括同类的友善
4 天之后,大象在端急的河水中站成一尊雕像
它的肚子里还有尚未出生的一尊小小雕像



创作给诗人带来无可比拟的快乐也带来痛苦。我试图把创作情境划分为三种:灵感写作、经验写作和强制性写作。灵感写作可遇不可求,强制性写作毫无意义。事实上,经验写作才是包括高手在内的绝大多数写手的一种常态。而这种态势下创作出来的作品,常常呈现出一种亚光状态。难怪诺奖得主威廉·福克纳说:“诗人的痛苦都是自己造成的。”

以我个人经验看,成就诗人的极其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对于诗歌内在光芒的发现与获取。这种获取,无疑就是找到适合诗人自己的诗歌路径。在神圣的诗歌殿堂里,我们注定永远都是后来者。因为我们所抵达的现场,早有无以数计的前辈先我们而至,这是时光的错误和命运的

命之思,把最美、最打动人 and 最为惊艳的电光石火落实到诗歌的体悟之中。

2017 年 5 月,我在衡阳牵头发起组建蓝墨水上游诗群。这是湖湘文化背景下的一个地方性民间诗歌组织,也是新时代诗歌衡州兵团的又一次集结与出发。在蓝墨水上游诗群里,一群虔诚的诗人努力寻找适合自己的诗歌路径,把传统的自我打碎,探索重构与升华的可能方式。我也一样,创作从较之先前一味追求把诗歌写得华美的激情奔放状态冷却下来,逐渐完成自己诗写的从外在表象抒情到更加注重诗歌本质探寻的转身,甚至是完完全全的脱胎换骨。我的新书《约等于虚构》就是这种背景下的全方位亮相。